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七十八

詳校官中書_臣李彤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_臣陳水

謄錄監生_臣任啣葵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七十七

唐 歐陽詢 撰

內典下

寺碑

寺碑

後魏溫子昇寒陵山寺碑序曰昔晉文尊周績宣於
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召陵並道冠諸侯勲高天下
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銷沉荒涼磨滅
言談者空知其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同表跡

刊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
天災流行人倫交喪余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
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
十日並出破壁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歛朽柚其空
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標格千刃崖岼
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於胃懷擁玄雲以上騰
負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噴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
於地壯士懍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

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礧礧
礧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卷雲除冰離葉散靡旗
蔽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
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
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
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鸞以來遊帶
霓裳而至止翔鳳紛已相囀飛龍蜿而俱躍雖復高
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

此無忘又印山寺碑曰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
相因詩書間出喻是非於一指論道德於二篇九流之
義遂開百家之言並作皆以賦命有遭隨攝養致夭壽
愛惠起於吉凶情偽動於利害雖改張羅之呪未易覺
鐘之牲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以脩短有命
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
渤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
然其瑋璋比絜加以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語默思

極天人固以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在
王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之上
才含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各異謀鋒藁有毒豺狼
反噬穀弩臨城抽戈犯蹕世道交喪海水羣飛既而蒼
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期匡時作宰拯沉溺以援手
涉波瀾而濡足懸暎日於宵懷起大風於衿袖動之以
仁義行之以忠貞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又大覺寺
碑曰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初地遼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骨成山祇
劫莫數垂衣拂石恒河難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謁應
世降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
自曉居三殿以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留榮位
不能屈道成樹下光屬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
彌於葶蘆納世界於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拯
煩惱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教被人鬼
固亦福霑行鴈道洽遊魚但羣生無感獨尊罷應雜色

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寶蓋而未留遂上微
妙之臺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像法興靈圖影西
山承光東壁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
籠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顏歷四門穆穆百僚
師師乘法船以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業既被無
邊鴻名懋實方在不朽抵掌措言雖不盡意執筆書事
其能已乎又定國寺碑序曰蓋兩儀交運萬物並生始
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擁漂淪慾海顛

墜邪山雖復光華並於日月術數窮於天地有扶危定
傾之力為濟世夷難之功登塗山而未歸遊建水而不
反並馳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隱長夜未覩
山北之燭沈迷達路詎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
誘尚習蓋纏未能解脫至如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
藥為醫道之以利害衣食有業民免飢寒之憂水土既
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
過去之因緣詎辯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玄機

應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羣生於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留石室徧諸世界咸用歸仰

梁王僧孺中寺碑曰夫玉律追天故躔次之期不變緹室候景則發歛之氣固踰是以忘言種覺絕累於後心寄像聲形啟機於前教兼真假之雙燭均空有而兩忘蘊三明而過十地圓萬行而包四等道周百億化起大

千獎導羣有滋濡萬類是用發廣大心吐微妙理將同
商主取喻醫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固以濯之慈水銷
以慧力永言六趣用均一子中寺者晉太元五年會稽
王司馬道子之所立也斜出旗亭事非湫隘傍起壁水
望異狹斜天監十五年上座僧慈等更揆曰梯架赫然
霞立信以填金可埒引繩斯擬寫妙金樓模麗瓊閣峒
堯偃蹇故三休而可至窈窕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楹
百拱合沓相持繡枕玉題分光爭映燭龍天矯將舉復

宛威鳳鏗鏘如鳴更戢旁攀鏤檻斜登鈿砌煜爚金鋪
玲瓏綺構無風自響不拂而淨耽耽肅肅信息心之勝
地穆穆悃悃固忘想之嘉所銘曰玄黃雖弭權輿未測
生滅相輪成壞不極篋蛇爭赴藤鼠無息情塵莫捨心
火方赫是用三明寔開五力湛寂無方示現多所踟躕
吉樹殷勤禪渚斯道誰匡蒸哉我王施踰寶鉢供等檀
牀蕭宮改構梵宇方壯階飛瑞采地起泥香日流閃爍
風度清鏘道踰厥極固與天長

梁任孝恭多寶寺碑銘曰寶傳茲日法像斯時瞻風候
景石陞開基準繩秋子取則迦夷業隆千載道盛一期
上當星紀下接蓮峯還瞻朱閣却背青松朝雲曖曖夕
霧溶溶階通獸迹徑有禽蹤衣移峻岳錫叩飛泉土木
綈錦玉石雕鐫寶階雲構綺壁霞鮮蓮舒藻井芰繞蘭
椽法堂每誼禪室恒靜藏韜仙說臺含佛影葉下秋林
烟生春嶺

梁劉孝綽栖隱寺碑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置甘露室

遵甘露津苦語軟言隨方立訓俯心降迹逐物重輕中
枝小葉各隨業根愍其四流五結有來而不散八慢九
邪一淪而莫曉如彼醫王等之藥樹去聖茲遠思聖茲
深誠敬所先是歸龕廟自妙法東注寶化西漸公卿貴
士賢哲偉人莫不嚴事招提歸仰慧覺欲使法燈永傳
勝因長久銘曰給孤焚蕩善勝崩淪堂堂宗匠克紹慧
因地雖舊域其宇惟新名棠且思羊碑猶泣況我仁祠
義踰生立遺愛伊何形于南邑亦有庶民經始攸急珠

殿連雲金層輝景衢交達巷門臨樹屏五居推妙三空
愧靜銘施柱側記法窟前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重
說敬勤雕鐫芬域未滅斯文在旃

北齊邢子才景明寺碑曰九土殊方四生舛類昏識異
受修短共時德表生民不救秦山之朽壤義同列辟豈
濟藥水之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架海之力孰不曠
息相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成喻風電詎可為言而皆
遷延愛欲馳逐生死眷彼深塵迷茲大夜坐積薪於火

宅負沈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畏延長身世其猶夢想
榮名譬諸幻化未能照彼因緣體茲空假祛洗累惑擯
落塵埃苦器易彫危城難久自發迹有生會道無上劫
代緬邈朕跡遐長草木不能沉塵沙莫之比日晷停流
星光輟運香雨旁注甘露上懸降靈迦衛擁迹忍土智
出須彌德踰大地道尊世上義重天中銘曰大道何名
至功不器理有罔適法無殊致能以託生降體凡位正
覺如遠一念斯至德尊三界神感四天川流自斷火室

不燃衣生寶樹座踊芳蓮智固有極道暢無邊又并州
寺碑曰夫至道密微無跡可覩神功感應有理斯存雖
慧日已照而大夜莫曉香雨時流而深塵未息曠劫悠
緬歷代遐長眇眇世羅無能免其一日汎汎慾網孰敢
解其三面自大教遷流行於中土希向之士煙踊波屬
恒沙未足為言積塵所不能喻皆去出沒生死之河浮
沈愛欲之海未有矯然獨悟脫落身名望彼岸而攸往
汎寶船而利涉

陳徐陵孝義寺碑曰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願生千
佛無匪賢聖汲引之義雖同隨幾之感非一至如媯汭
有禮皇源所以前興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大矣哉
神基帝系淑聖重光者也慈訓太后德佐初九道暉上
六居天上天中之極處太任太姒之尊蘋藻之化斯深
葛覃之風彌遠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援神愛敬在乎一
人德教刑乎四海是以明星皎皎流半月之光甘露團
團灑如飴之味嘉禾自秀浪井恒清天降徵祥日聞書

府自大明紹運神武應期至道傍通無思不格戊巳校尉西關玉門伏波將軍南表銅柱方便三千世界百億須彌同望飛輪共稟玄德天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旨仰惟聖德方被兆民乃勅有司改東成里為孝義里昔岱山徙號重華著其受終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運豈若盡在輿地書茲里門仰述天經光臨父母臣陵謹拜手稽首乃作銘曰願此良因宜資貴親三乘並策四梵為賓紺殿安坐蓮花養神燈前禮佛地後邊身並濟

含識咸歸至真國家隆盛同響遐慶謹勒豐碑陳其舞
詠

陳江總大莊嚴寺碑曰蓋聞僧伽水濱波斯創以禪地
醍醐山頂舍那肇其梵域此乃往劫之勝因上方之妙
範於是俯察地勢懸之以水仰惟皇極揆之以日百堵
咸作千坊洞啓前望則紅塵四合見三市之盈虛後睇
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聳峭加以園習歡喜水成功德
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樹搖音樂無待金奏薰鑪夜藝遙

來海岸之香法鼓晨譙非動泗濱之石擢金莖表跨八
萬之俱成界道銀繩面四衢而拓製厠壁綴珠凌丹霞
而結宇雕光鏤采望紫極而開軒俯看驚電影徹琉璃
之道遙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層楹刻楠風伯走而未
升靈櫟飛甍雨師攀而不逮銘曰灼爍金莖崔嵬銀表
翔鷄仰翥威鳳靈矯木密聯綿香泥繚繞日圖檐外荷
披棟杪翠落陰虬珠填陽鳥高僧累萃顧學茲多弘宣
方等博綜圓陀皆傷寸晷並悟尺波式旌鏤碣無待雕

戈標年刹土比數洹河

放生碑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桃花
之源龍處大林恒捻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鈎失雲失
水莊子懸竿吞鈎吞餌雖復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
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
至青鸛逐兔詎識扛鼎方前北海之食鸚鵡未始非人
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
使金牀之鴈更及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萍之宴

衆食碑陳徐陵長干寺衆食碑曰昔炎皇肇訓稷正脩
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
於大般涅槃行在真空深入於無為般若則菩薩應化
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為搏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
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
就齋龍海況復繕居地轉咸憩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
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
同食甘露況復安居自恣願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

栖遑於貧里迦留乞麪若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豪貴
於是思營衆業願造坊厨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
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頻高廩峩峩恒有千食之糲
其外鐵市銅街青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
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溫和尚羅
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
梁永無飢乏加以五鹽具足七菜芳軟麪類天厨果同
香樹羹鼎之大殷王未逢糜餗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

次皆鳴鶯嶺之鐘暘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銘梁簡文帝釋迦文佛像銘曰至矣調御行備智周滿
月為面青蓮在眸又彌陀佛像銘曰玉蓮水開銀花樹
落惟聖降神拯彼沉漠又維衛佛像銘曰灼灼金容巍
巍滿月永被人天常留花窟又式佛像銘曰影生千葉
花成四柱塔象單留龕童雙舞又迦葉佛像銘曰慧雨
自垂仁風永扇照曜白毫半容月面惡因有滅善證無
變又釋迦文佛像銘曰心珠可瑩智流方普永變身田

長無沙鹵

梁安等釋迦文佛像銘曰帝為知仰皆規面象敬模螺
髮式圖輪掌信根有五覺枝云七仰福靈祇上生兜率
吳郡石像銘曰七盤員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
上東皇之曲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
浪開華而不噴

梁元帝梁安寺刹下銘曰阿閣危羅洞房窈窕似靈光
之金扇類景福之銀鋪垂琬琰之文璫飾琅玕之仙寶

神童戾止亟連翩於威鳳薩埵來遊屢徘徊於紺馬有
識之所虔仰無著之所招提觀慧樓而下拜望天街而
興善辭曰塵沙無始造色無先飛蛾不息縈蠶自纏篋
蛇未斷藤鼠方緣苦流長汎愛火恒燃髻珠孰曉懷寶
詎宣挺茲靈覺時惟天仙真籍表聖化乳稱權寶刹千
道高翻四懸鳳樓含日龍臺吐煙紫山翠羽紅水青蓮
雪宮月殿晨暉夜圓宵長梵響風遠鐘傳仙衣有拂靈
刹無邊

梁沈約光宅寺刹下銘曰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郭義
等去艷事均從鎬及克濟橫流膺斯寶運命帝闔以廣
闢即太微而為宇既等漢高留連於艷沛亦同光武眷
戀於南陽所以永留聖跡垂之不朽皇帝乃啓閭闔造
舟淮渚接神飈而動驂越浮梁而徑度芝蓋容與翠華
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辭曰八紘悠闊九有荒茫靈
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黻黻寶繞樞光周原撫撫五緯
入房自茲遐邇名在處亡安知若水莫辨窮桑自天攸

縱於惟我皇即基昔兆為世舟航重簷累構迴刹高驤
土為淨國地即金剛又瑞石像銘曰素毫月舉騰光於
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

梁劉孝儀平等刹下銘曰香薪已燎花疊盡然頻果絕
其軟言綿毫收其廣照紺鉢遺采託慕所依紅瓜餘暉
申悲是寄因使金表爭構玉刹競脩豈止天界飾其四
園龍宮陳其七寶樹似菴林峯疑鷲色孕吐仙霧涌瀨
靈泉燕室緣雲精廬切製漢兼秘殿宋美御房義和假

道於果愚翔鸞迴翼於飛棟建章厭勝未及雕礱甘泉
避暑豈窮輪奐檻綴玫瑰階填粟玉絡以如意飾用沈
檀火齊勝明燭銀颺采釋梵奪其身光日車貶其輪照
辭曰惟茲寶塔妙跡可傳盤稱鄴境樓美涪川雙龍虛
繞九鳳徒懸豈如神刹耿介凌煙珠含魄月幡垂淨天
寶鐸夜響銀地朝鮮檐棲迴霧砌卷香蓮翻蠡下梵墜
鶴歸仙恒沙擾擾世界綿綿踐茲勝影祛彼蓋纏

陳虞荔梁同泰寺刹下銘曰戒香芬馥氣勝懷蘭智劍

陸離威逾交軋啟慧日於重雲浚法流於巨海嚴此三
駕用拔畏塗漾彼六舟拯諸淪溺但以一人入道波旬
之宮已震十地弘心毒龍之災競起重藥布護積棋陵
嶒神仙岳岳俯雕檻於霞外寶鐸鏘鏘韻鈞天於雲表
雷雨杳冥而未半扶桑光朏而先明台亭峻極特立千
刃灼爍崢嶸光鏡八表若日殿之燭太空似星宮之構
辰極辭曰層臺複陸廣殿穹崇塗金鈿玉映日疏風
陳徐陵四元畏寺刹下銘曰皇帝升乾行於九五闢世

界於三千神人開錦石之山小國獻栴檀之柱乃命將
作脩成梵宮複殿重軒凌霄負漢慈訓宮朝文母協道
方祇鍾愛東平更踰燕后若夫外家問訊遙疑緣構御
者衣服曾無綵繡咸傾寶飾用構支提僧若檀林寺同
祇苑辭曰室蓋王子金輪託生皇家茂戚抑有齊名業
水餘潤災風所驚徒悲馬角孰獻雞鳴柰苑初築菴園
重成金臺日麗玉殿雲平梵衆朝禮天歌夜清峰疑畫
壁雀避雕楹福履斯大皇基永禎衆生不盡寶刹無傾

又報德寺刹下銘曰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
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
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於饗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
廟堂淨土之因歸於圓寢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泉春
陵之鄉上幼懷凝重未曾遊陟年將志學即事登庸宣
力淮潯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屈盤氣象靈
長風煙騰溥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
白虎蹲踞軒轅之駕譬婉婉而多慙吳王之墳狀耽耽

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間
二十有餘年至歲紀頻移崇瑩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
相徵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者與銘曰壯矣金表傍依墀垣高連綵霓極睇翔鸞
梵偈宵唱雲花晝翻三心斷縛六道除怨趙夢天樂秦
遊帝闔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彼羣品俱排大昏皇家
七百於萬維孫

陳江總懷安寺剎下銘曰四聰睿后萬行了因運先玉

鏡道茂金輪爰構靈刹地迹重闔迎風雲表承露天津
飛甍巖嶰累棟嶙峋護持七衆警衛百神籌銷草木劫
盡沙塵支提永固福業恒新變易東海長久北辰又鐘
銘曰鳧氏之匠徂陽之銅圖鑠鑄刻獸鐫蟲聲飛雪
裏韻切屑中遙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驚嶺夜動龍宮
冀憑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善招通長如五淨永
證三空又鐘銘曰篆間銘刻鑠上雕鐫聲齊法鼓響逸
鳴捷舟移巨壑火壞初禪又優填像銘曰如花譬象若

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雲齒雪月貌金容大仙
下降避席為恭

北齊邢子才文襄王帝金像銘曰妙形難象至理希詮
形之所及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此蓋纏式圖往秘用
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鑄神儀內瑩寶相外宣圓光
照耀映被無邊靈應貯蠻感發大千鍾福旒纁其永如
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年歸誠妙覺
標志上玄託銘斯在曠劫方傳

獻武皇帝寺銘曰惟睿作聖有縱自天匡國庇民再造
區夏功高伊呂道邁桓文雖住止域中而神遊方外影
響妙法咫尺天人晝夜自分不勞雞鶴之助六時靡惑
非待壺箭之功永寄將來傳之不朽辭曰用分行坐以
敦戒行苦罪祈福傲狠成敬萬國咸亨一人有慶方傳
自久是用成詠

墓志梁簡文帝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志銘曰峯
頽木朽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如壑

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茲大士才敏學優幼捐蹈
火早去吞鈎法雷能響懸河必訓辨才可匹妙德難儔
又宋姬寺慧念法師墓志銘曰電逝生危舟沈道滅石
拆亡儒星開殞哲是曰人龍亦號僧象慧氣素昭英賢
夙上善渡愛河能褰欲網如彼高山法徒斯仰如彼澄
波不測深廣又甘露鼓寺敬脫法師墓志銘曰岌岌緣
假昏昏大夢六塵遠飛四流長控猗嗟大士慧舟法棟
早擅人龍夙標威鳳善堂間構燈王布席辯河流水辭

峯積石寂寥兩樹悠漫三泉神明何託暗石空傳又湘
宮寺智禔法師墓志銘曰嗟爾名德超然有暉五塵夙
離三脩九依戒珠靡缺忍鎧無違智燈含影慧駕馳騑
若韜山金如苞海寶德邁西河聲踰東道伊寺傾蓋于
彼朱方不期而遇襄水之陽掩此方墳悠哉泉下鬱鬱
翠微遼遼平野新盡火滅歸真息假又淨居寺法昂墓
志銘曰篠蕩含聳蘭蓀表質甘露已凝智泉斯溢頓轡
中衢息棹脩渚隙陋白駒藤緣黑鼠同志酸傷交朋友哀

楚

梁邵陵王揚州僧正智寂法師墓志銘曰緣城虛假欲
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侵寔惟上德為龍為光凝情
內瑩被采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頤有同商生譬彼名
翳妙法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軫慕四衆增悲

梁陸倕誌法師墓誌銘曰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
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興皇寺僧釋法
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

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
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心
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於華林門之佛
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
去爾後旬日無疾而殞沈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
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
刊景行辭曰欲化毗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迹帝京
緒胄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愍

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
測來覩微知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詔因謝弗
援慧雲晝歇慈燈夜昏

表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
功臻而頌聲作天上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
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田受潤
具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法

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出
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可
以糟滓五書糠粃百氏升單晡周筭竿尼旦所謂窺七
澤而狹潢汙登太山而小天下又法門頌啓曰伏以迦
文啟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非望
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輪弘
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氓惜乎祇園滅影
鷲岳淪光微辭既遙大義如綴自不宣遊十地擁接九

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極法雲於落仞明公覽四諦之
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旦與隨方申道
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昭明太子謝勅賚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曰燥濕無
變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
極妙金烏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惡其祥
應陽燧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緯啓不生羽

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閭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
行躡寶梯比斯未重又答同泰寺立刹啓曰竊以寶塔
天飛神龕地踊豈惟昔代復見茲辰嘉彼百靈欣斯十
善雖復紫煙旦聚比此未儔朱光夜上方今知陋又東
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曰竊以白亭舊室絕顯禎祥之
氣闕里故堂暫聞鐘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汗彼篆素
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皆處仍構寶階啟彝鐘
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壘魯祠現壁固以推

茲孝感應此禎契將郭令鄙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
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慙孝安之碣伏惟
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視奩哀喻封篋

梁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法身
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為心宜觀種
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睠西顧江水
安流大川利涉鮮雲變隼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藏宿
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塤篴以相韻

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為喻立處針鋒弗
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抹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左得
未曾有喜躍充遍

梁邵陵王荅皇太子示大法頌啓曰玄鋒鬱壯妙辯縱
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
聚杵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
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蓋鱗開羅散翮香鳥步
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因

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政鳳皇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比茂如

梁沈約上錢隨喜光宅寺啓曰伏惟中陽故里春陵舊居夷漫滌蕩曾無遺築若使人教早流法尊二代開塔白水樹剝粉榆可以傳美垂跡迄今不朽又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無名無色理絕應感不身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為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又臨終勸加篤信啓曰抱疾彌留迄今未

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據刀坐劒比此為輕仰惟深入
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寔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
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慙也善庶等哀鳴又謝
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竊以六詩雨散百氏雲興
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
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宙表廕法雲於六合揚慧
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
岸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

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序梁武帝小亮法師涅槃疏序曰非言無以寄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累價涇渭分流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

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為言語斯絕詩歌作焉可畧談矣粵乃書稱湯語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毫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梁沈約內典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犇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驚人壽飈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能仁權跡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實而

天人瞻慕髣髴興情範金琢玉圖容寫狀靈姿炫日寶
剎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
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包墳典丘素域中之史策
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
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衰異卷分或辭義離斷或文
字片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
理瑩心止乎句偈而觸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情
靈栖心妙典服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

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

書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曰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
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妙密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
茲彌闡豈止心燈夜執亦乃意絮晨飛每憶華林勝集
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旁
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
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又答湘東王和受試詩
書曰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謝故巧

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玉暉金銑反為拙目所蚩巴人
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
不精討錙銖校量文質有異巧拙終媿醜妍是以握瑜
懷玉之士入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
息

藝文類聚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七十八

唐 歐陽詢 撰

靈異部上

仙道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生焉其物禽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欲到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又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

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
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
拔墮黃帝弓百姓仰空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胡髯故
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漢書曰梅福居家常讀書性少為事至元始中王莽專
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人其後人有
見福者於會稽變為吳市門卒

晉中興書曰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

生體亦軟弱舉尸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
仙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
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遊於四海之
外又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
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
成子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
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

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
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
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
以長生

淮南子曰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蒙穀
之上見處士者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殺下軒

軒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翻然下其臂遯逃乎岬下敖就觀之方捲龜殼而食蛤蜊敖與之語若士奮然笑曰嘻子中州之人不宜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

列仙傳曰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雍宮世有簫聲又曰陶公

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公伏治下求
哀須臾朱雀止治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
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東南上城邑數萬人豫祖安
送之皆辭訣又曰呂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
紂亂隱遼東三十年西適隱於南山釣於卡谿三年不
獲魚問曰可以止矣尚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
鈴在腹中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屍
唯有玉鈴六篇在棺中又曰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

遊江湄逢鄭交甫不知其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
悅愛珮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又曰漢淮南王
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
道於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之
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又曰赤松
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
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高辛時為雨師又曰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

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又曰安期生琅耶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處又曰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摩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列戶與藥愈

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立祠十餘年

神仙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末在洛陽白社中寢息身上藍縷衣不蔽形恒吞一石子經日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著詩莫知所終又曰漢期門郎程偉妻者能通神變化偉嘗從出而無時衣甚愁妻即為致兩縑無故至前偉好黃白連時不成

妻乃出囊中藥以少投其已煎水銀須臾成銀偉欲從授方終不可得云偉骨相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死尸解去又曰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噉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食久玄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蟲飛燕雀龜之屬使舞絃節如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

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曰為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又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雖受氣於天然生於李家猶以李為姓又云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

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
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
方口厚唇額有參牛達理日角月庭鼻骨雙柱耳有三
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
其久壽故號之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
液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之法又曰彭祖諱鏗帝
顙項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恬
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

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精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
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
為之有驗欲秘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
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
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
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
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經分明了了
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又曰樂巴者蜀郡人也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不飲而南嚳有司奏巴大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生立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不可委之是以頗有酒色臣適來本縣成都市上失火臣故嚳酒為雨以滅火非敢不敬罪當可坐詔原復坐即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作酒臭又曰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漢孝景帝時結草為菴于河湄嘗讀老子經景帝好老子之

言有所不知數事莫能通者聞人說河上公讀老子乃遣人諮所不解事以問之河上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駕而從之公以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省此則皆疑了不事多言言也勿以示非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斗合論者為景帝好老子之言一世不能盡通之故神人將下教之便去也又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又於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年如二十者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綃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及真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良久不知所在其家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素善於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真狀老子感焉未至九十日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復九十日之外

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

真人周君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委通汝陰人也聞有欒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入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鹿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

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以方干上言臣能
凝瀕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成服之白日升天身生
朱陽之翼豔備員光之異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
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橐大如瓜鍾山之
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竒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
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

漢武故事曰上巡狩過河間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
者以為其下有竒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

館中姿貌殊絕兩手一拳上令開其手数百人擘莫能
開上自披手即伸由是得幸為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
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月產昭帝上
曰堯十四月而生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
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
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
仙冢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

者不知名字又曰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神異經曰崑崙有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與天地同休息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材芳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為反魂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之振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又曰崑崙山三角一角正于北辰星輝名曰閼風嶺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千里城安金臺又曰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

種芝草課計頃畝

風俗通曰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縣令喬月朔常詣臺朝明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鳥使尚方識乃四年所賜尚書官履也每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寢其中蓋便上覆葬於城東土自成墳人無知之者百姓為立祠號葉君祠

異苑曰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
刺子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
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看於是脫衣恰服仙羽升鵠
而騰颺

詩魏文帝遊仙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
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四五
日胃臆生羽翼輕舉生風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
茫茫非所識

魏陳王曹植遊仙詩曰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
奮六翮排霧凌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崑湖翱翔九
天上騁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登玄
渚南翔陟丹丘又五遊詠曰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
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
蓋紛菴靄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閭闔
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伏
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嗽我沆瀣漿踟蹰玩靈

芝徒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
延壽保無疆又遠遊詩曰靈黿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
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藥可療饑仰首嗽朝霞崑崙
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晉何劭遊仙詩曰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
岳連翩御飛鶴

晉張協遊仙詩曰崢嶸玄圃深嵯峨天嶺峭亭館籠雲
構脩梁流三曜蘭葩蓋嶺披清風綠隙嘯

晉郭璞遊仙詩曰京華豪俠窟山林隱遁栖又曰登岳
採五芝涉澗將六草散髮蕩玄溜終年不華皓又曰青
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又曰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
又曰四瀆流如淚五岳羅若垤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
絕又曰靜歡亦何念悲此妙齡逝在世無千月命如秋
葉蒹蘭生蓬芭間榮曜常幽翳又曰吞舟踊海底高浪
駕蓬萊又曰登仙撫龍駟迅駕乘奔雷鱗裳逐電曜雲
蓋隨風迴手頓羲和轡足踰閭闔開東海猶蹄涔崑崙

若蟻堆又曰縱酒潑汜濱結駕尋木末翹首攀金梯飛
步登玉闕左顧擁方目右眷極朱髮又曰璇臺冠崑嶺
西海濱招搖瓊林籠藻映碧樹疏英翹丹泉漂朱沫黑
水鼓玄濤尋仙萬餘日今乃見子喬振髮見翠霞解褐
被絳綃總轡臨少廣盤虬舞雲輶

晉成公綏仙詩曰盛年無幾時奄忽行欲老那得赤松
子從學渡世道西入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戴土
何惜千金寶但願壽無窮與君長相保

晉庾闡遊仙詩曰神岳竦丹霄玉堂臨雪嶺上採瓊樹
華下挹瑤泉井又曰南海納朱濤玄波洒北溟仰盼燭
龍曜俯步朝廣庭又曰功疏鍊石髓赤松嗽水玉憑煙
眇封子流浪揮玄俗崆峒臨北戶昆吾眇南陸層霄映
紫芝潛澗汎丹菊崑崙涌五河八流縈地軸又曰三山
羅如粟巨壑不容刀白龍騰子明朱鱗運琴高輕舉觀
滄海眇邈去瀛洲玉泉出靈鳧瓊草被神邱又曰熒熒
丹桂紫芝結根雲山九疑鮮榮夏馥冬熙誰與薄採松

期又曰赤松霞霧乘煙封子鍊骨凌仙滄漱水玉心玄
故能靈化自然又曰乘彼六氣渺茫輜駕赤水崑陽遙
望至人玄堂心與罔象俱忘又曰朝嗽雲英玉藥夕挹
玉膏石髓瑤臺藻構霞綺鱗裳羽蓋級纚又曰玉樹標
雲翠蔚靈崖獨拔奇卉芳津蘭瑩珠隧碧葉灌清鱗萃
又曰玉房石榻磊砢燭龍銜輝吐火朝採石英澗左夕
翳瓊葩巖下

晉張華詠蕭史詩曰蕭史愛長年羸女老童顏火粒願

排棄霞霧好登攀龍飛竟天路鳳起出秦闕身去長不
及簫聲時往還又遊仙詩曰雲霓垂藻梳羽挂揚輕裾
飄登清雲間論道神皇廬蕭史登鳳音王后吹鳴竽守
精味玄妙逍遙無為墟又曰玉佩連浮星輕冠結朝霞
列坐王母堂體食瓊瑤華湘妃詠涉江漢女奏陽阿又
曰乘雲去中夏隨風濟江湘疊疊涉高陵遂升玉巒陽
雲娥薦瓊石神妃侍衣裳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并序曰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

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若
乃絕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貯氣
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
採之陽者于時鮮霞寨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服
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
九折而一指旣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
蒼翳然滅跡詩曰吸風玄圃飲露丹霄室宅五岳賓友
松喬

齊袁彖遊仙詩曰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王子洛浦
來湘娥洞庭發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月並馭排帝閭
連吹入天闕萬古一方春千霜豈二髮又曰白玉三重
階黃金九層路采煙拂紫甍芳風搖碧樹

齊陸慧曉遊仙詩曰旌翻玉華晦神轉雲光移襲舄黃
山下投佩朱路岐

梁簡文帝仙客詩曰漆水豈難變桐刀乍可揮青書長
命籙紫水芙蓉衣高翔五岳小低望九河微穿池聽龍

長叱石待羊歸酒闌時節久桃生歲月稀

梁元帝和鮑常侍龍川館詩曰珍臺接閒館迢遞山之
旁多解三真術俱善四明方玉題書仙篆金榜燭神光
桂影侵檐進藤枝遶檻長苔文隨溜轉梅氣入風香

梁沈約華山館為國家營功德詩曰沐芳禱靈岳稽首
恭上玄帝昔祈萬壽臣今請億年丹友緘洞府河清時
一傳錦書飛雲字玉簡黃金編又和竟陵王遊仙詩曰
天矯乘絳仙螭衣方陸離玉鑾隱雲霧溶溶紛上馳瑤

臺風不息赤水正連漪崢嶸玄圃上聊舉瓊樹枝又曰
朝止閭闔宮暮宴清都闕騰蓋隱奔星低鑾避行月九
疑紛相從虹旌乍升沒青鳥去復還高唐雲不歇若華
有餘照淹留且晞髮又曰陶先生登樓不復下詩曰側
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輶不展地仙居多麗譙卧待
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
桃實方見大椿凋又赤松澗詩曰松子排煙去英靈眇
難測惟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丹在茲化雲輶於此

陟願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渴就華池飲饑向朝霞食
何時當來還延佇清巖側又和劉中書仙詩曰殊庭不
可及風燦多異色霞衣不待縱雲錦不須織又曰清旦
發玄洲日暮宿丹邱崑山西北映流泉東南流霓裳拂
流電雲車委輕霞崢嶸上不覩寥廓下無見又沈道士
館詩曰秦王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歡娛人世盡情性猶
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
宮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龍開
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物外為念在玄蹤朋來
挹石髓賓至駕飛鴻都令人徑絕惟使雲路通一舉陵
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梁王筠東南射山詩曰還丹改容質握髓駐留年口含
千里霧掌流五色煙瓊漿汎金鼎瑤池漑玉田倏忽整
龍駕相遇鳳臺前

梁庾肩吾道館詩曰仙人白鹿上隱士潛谿邊試取西

山藥來觀東海田

陳周宏正和庾肩吾詩曰石橋有舊路靈室儼衆仙菊
潭溜餘水丹竈起殘煙桃花經作實海水屢成田逆愁
歸舊里追問斧柯年

周王褒過藏矜道館詩曰松古無年月鵲去復來歸石
壁藤為路山牕雲作扉

周庾信和趙王遊仙詩曰藏山還採藥有道得從師京
兆陳安世成都李意其玉京傳相鶴太一受飛龜白日

香新茅青泥美熟芝山精逢照鏡樵客值園基石文如
碎錦藤苗似亂絲蓬萊在何處漢后欲遙祠又道士步
虛詞曰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真要妙思玄牝虛無養
谷神丹邱乘翠鳳玄圃馭班鱗移梨付苑吏種杏乞山
人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又曰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飄飄入倒景出沒上煙
霞春泉下玉雷青鳥向金華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
上元應送酒來在蔡經家又曰歸心遊太極回向入無

名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鳳杯採桐實春山種玉榮
夏簧三舌響春鍾九乳鳴絳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又
曰北閣臨玄水南宮坐絳雲龍泥印玉策天火鍊真文
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又
曰地鏡階基遠天牕影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為迴林
鵲巢堪鍊石蜂房得煮金漢武多嬌慢淮南不小心蓬
瀛入海底何處可追尋又曰麟洲一海濶玄圃半天高
浮邱迎子晉若士避盧敖經飡林慮李舊食綏山桃成

丹須竹節刻髓用蘆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周蕭撫和梁武陵王遙望道館詩曰神境流精闕仙居
紫翠房今有尋真地邈迤麗通莊九柱含虬重三臺飾
夜光金輝碧海桃玉笈紫書方拂筵青鳥集吹簫白鳳
翔履歸堪是燕石在詎非羊煙霞四照藥風月五名香
於茲喜臨眺願得假霓裳

陳張正見遊匡山簡寂館詩曰三梁磻本絕千仞路猶
通即此神山內銀榜映仙宮鏡似臨峰月流如飲澗虹

幽桂無斜影深松有勁風惟當遠人望知在白雲中

陳陰鏗遊始興道館詩曰紫臺高不極清谿千仞餘壇
邊逢藥鉞洞裏閱仙書庭舞經乘鶴池遊被控魚稍昏
蕙葉斂欲暝槿花疏徒交斧相爛會自不凌虛又賦詠
得神仙詩曰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朝遊雲暫起夕
餌菊恒香聊持履成燕戲以石為羊洪崖與松子乘羽
就周王

賦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見上好

仙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宅彌萬里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竭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霓戴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總光曜之采旄垂旬始以為慘曳慧星而為髣絕少陽而登太陰與真人乎相求屯余車而萬乘絳雲蓋而樹華旗歷唐堯於崇山過虞舜於九疑竭度九江越五河時若曖曖將混濁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排閭闔而入帝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閶風而遙集飛鳥騰而一止吾乃今日覩

西王母皓然白首戴勝而穴處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
遺屯騎于玄闕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
無天視眩泯而無見聽敬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超
無友而獨存

後漢桓君山仙賦曰余少時為中郎從孝成帝出祠甘
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
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仙端門南向
山署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為小賦以頌

美曰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翕則納新天矯經引積氣
闕元精神周洽禹塞流通乘凌虛無洞達幽明諸物皆
見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靈攸迎乃驂駕青龍赤騰為
歷踏玄厲之擢罪有似乎鸞鳳之翔飛集於膠葛之宇
泰山之臺吸玉液食華芝漱玉漿飲金醪出宇宙與雲
浮洒輕霧濟傾崖觀倉川而升天門馳白鹿而從麒麟
周覽八極還崦華壇汜汜乎濫濫隨天轉璇容容無為
壽極乾坤

後漢黃香九宮賦曰伊黃靈之典度存文昌之會宮握
璇璣而布政總四七而持綱和日月之光曜均節度以
運行經閭闔而出玉房謁五岳而朝六宗躡崑崙而跪
碣石蹈底柱而跨太行肘熊耳而據桐栢分嶓冢而持
外方便織女驂乘王良為之御三台執兵而奉張軒轅
乘馭驢而先驅左青龍而右紫微前七星而後騰蛇
晉陸機列仙賦曰夫何列仙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
然以為基仰造化而聞道性沖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

老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飡違品
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為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栖則
昌容弄玉洛宓江妃觀百化於神區覲天皇於紫微過
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又陵霄賦曰挾至道之容
微狹流俗之紛沮颺余節以遠模風扶搖而相予削陋
跡於分邱省遊仙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時俗之云
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詠陵霄之飄飄永終
焉而弗悔昊蒼煥而運流日月翻其代序下霄房之靡

迄卜良辰而復舉陟瑤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

梁陶宏景水仙賦曰淼漫八海沍泊九河中天起浪分
地寫波東卷長桑日窟西幹龍築月阿迺者潼關不壅
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洞臺娥
英之所遊往琴馮是焉去來於是碧巖無霧綠水不風
飛軒紉鳳遊軒駕鴻上朝紫殿還覲青宮進麾八老顧
勅四童酌丹穴之酎薦麟洲之肴錦旌麗日羽衣拂霄
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穀求呂梁於石

城從霧光於底柱索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
素於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遙以長生又雲上之仙
風賦曰縹緲遙裔亘碧海而颺朝霞凌青煙而溥天際
出龍門而激水度葱闕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驚
文浮虛入景登室汎雲一舉萬里曾不浹辰此列子有
待之風也若乃縣括宇宙苞絡天維周流八極回環四
時氣值節而動律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莫測
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為之風也

梁江淹丹砂可學賦曰或曰黃金可鑄僕不信試為此
辭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采色輟陰陽於形有傳變
化於心識既而曉碧臺之錯落曜金宮之玲瓏沼蓮華
於繡閣化蒲萄於錦屏奏神鼓於玉袂舞靈衣於金裾
韻躑躅而易變律參差而難圖非南風之能擬詎濮水
之敢模

頌魏陳王曹植立俗頌曰立俗妙識饑餌神穎在陰倏
逝即陽無景逍遙北岳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自靜

晉牽秀老子頌曰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玄奧幽贊
神微抱質懷素蘊寶藏輝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
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亢志皓然於邈高風徽音永傳
又彭祖頌曰於休彭公應運特生窮神知化妙物通靈
挹之不沖滿之不盈韜光隱曜混沌玄清確乎其操邈
乎其度含真蕩穢離俗遺務託神玄妙遊心泰素享年
七百寶降其祚惠我無疆倫道作故又王喬赤松頌曰
妙哉松喬稟此殊姿含精握氣靈德是綏藏器華圃允

首騰飛齊跡風雲超遠姿微乃翔靈墳鳥像人聲低徊
舊土眷此平生惠而不諒凋我素形神儀旣隕翻飛而
征遨遊八維跨騰九冥應慶罔極與道虛盈

贊晉陸機王子喬贊曰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
飄飄紫微

晉湛方生老子贊曰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
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祇

晉郭璞馮夷贊曰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

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又曰水土冰鱗潛映洞川赤松是服靈蛻乘煙吐納六氣升降九天

宋孝武帝洞井贊曰絳紀山瑞紫志川靈金膏溢曜玉樹含英端巖毓泉挹祥吐禎彪彬仙牒揮翕詭經

梁江淹王子喬贊曰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上窈窕學鳳對嶺岼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又陰長生贊曰陰君惜靈骨圭璧詎為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道憂傷永不至光顏如碧草

若渡西海時致意三青鳥又白雲贊曰紫煙世不覩赤
鱗庖所捐白雲亦海外益益起三山蕭瑟玉池上容裔
帝臺前欲知清都裏乘此乃登天又秦女贊曰青琴既
曠世綠珠亦絕羣猶不及秦女十五乘綵雲璧質人不
見瓊光俗詎聞使洛靈脩往為我道奇芬

碑齊孔稚珪玄館碑曰夫朋白兔而侶青鳥啓銀函而
講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叩玄宗鬱為物範則天地
正六合照日月而導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

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上軒
轅稟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關山駕鳳之英凡此之
儔希世間出皆雍容以沐咸池或蕭灑而開閭闔

梁簡文帝招真館碑曰夫東瀛淶水三變成田西岳靈
桃千載未子尚以星起牽牛竒首迢遞律生甲子氣數
杳冥沈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闕玄之又玄豈
言象之能筌非時節之所辯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峰
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灑雖曰門採藥之地楚望懷椒

之歌陽反流沙之魂錦識汾陰之鼎無以喻書銘曰王
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推貞
能大德起同塵土生塞允保物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
羅穹隆紫蓋仙冶之美此焉為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
水均下矚山踰高掌野寂雲興禽繁山響升虹夕栖豐
雷朝上書藏玉柙藥蘊銀筒燒鉛雜鯉折桂和葱斧柯
雖朽碎石無窮

梁元帝南岳衡山九貞館碑曰簫鼓騰空煙霞相接星

辰奪采燈燭非明風牖雲梁千門萬戶樓施九柱已同
賴鄉之地山帶五城復類玄洲之所玉版之經猶蘊金
丹之處存焉上月臺而遺愛登景雲而忘老欣然不
知所以而然日暉石瓦東眺靈壽之峰月陰玉牀西瞻
華蓋之嶺竹類黃金旣歲蕤而防露木似紅蓮且芬披
而拂日杯傳九醞隱淪之車晨至堂開四扇西楹之鐘
夜響又青谿山館碑曰原夫法象莫過於天地著明莫
過於日月鼓之以雷電潤之以風雨咸秩無文所以名

山致祭峻極於天青谿山者荆南之中岳也隱隱干霄
亭亭無際雲蓋三層如在帝臺之側桂林八樹非異景
山之傍輕霞旦起影落照於陽谿清風遠至響猿鳴於
巫峽西臨百丈之穴南帶千仞之水洪源湛淡長波縈
復

梁沈約善館碑曰至道玄妙無跡可尋寄言立稱已垂
宗極神宇靈房於義非取九仙緬邈等級參差或藏形
洞府或栖志靈岳達人獨徃之事志非易立食松飲澗

之情理難輕樹止欲漸去喧囂稍離塵雜於是既加整
葺營建堂宇北負崇岳南枕脩衢迴託人表雖犬相絕
庭流松響戶接雲根指瓊樹而朝食就瑤臺而一息霓
裳不反鳬舄忘歸朝九星謁羣帝悠哉邈乎與天地相
畢矣又桐栢山金庭館碑曰若夫上元奧遠言象斯絕
金簡玉宇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
敢輕慕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早
尚幽棲屏棄情累留愛林壑託分鳥魚既遠出天台定

居茲嶺所竭之山實惟桐栢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
萬仞邃澗千回翹心屬念晚卧晨起採三芝而延佇飛
九丹而宴息乘鳬輕舉留舄忘歸銘曰日為車馬芝成
宮觀虹旌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

梁陶宏景許長史舊館壇碑曰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
固非言象所傳文跡可記嘿然則後之人奚聞乎銘曰
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貞裁其浚井棲
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符震勝殿密響瀉瓶揚芬瑤宮

碧簡綯采垂文瓊函玉檢綺席繡巾蘭釭列耀金鑪颺
薰又茅山長沙館碑曰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有百
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摺紱之士飾禮容於闡閭耿介
之夫揚旌麾於門裔銘曰至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
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鐘名昭圖史
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先敢巡舊制有
革雜章刊字弗朽奕代留芳又太平山日門館碑曰日
門館者東霞啓暉開巖引燭以為名也先是吳郡杜徵

君聲高兩代德冠四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
之東結駕菁山之北爰以此處幽竒別就基構栖集有
道多歷世年

陳沈炯林屋館記曰夫玄之又玄處衆妙之極可乎不
可成道行之致斯蓋寂寥杳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
仙之圖賴鄉九井之記至若崑山平圃銀榜相暉蓬閬
仙宮金臺崛起南瞰胥臺傍連飛閣桂柱星羅瓊軒雲
構銘曰大道旣隱衆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玄根祈年

立秦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宮觀峨峨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

陳徐陵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曰夫海水揚塵幾千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平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喬長生之樹尚挺西崑百紀遊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其天脆譬彼風電同諸泡沫琢火之歎聞諸往賢逝水之悲嗟乎前

聖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仙客彈琴固不移於俄頃
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為草萊是以志士名賢飄
然長驚臊羶榮利慝穢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
紫閣事甚寵樊隱淪巖洞食餌芝髓忽矣身輕俄然羽
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處仙宮之籙法師
蕭然道氣卓矣仙才千仞孤標萬頃無度所以伊川控
鶴葉縣乘鳬靈化無方去道斯在銘曰來去三島賓遊
二童然香雨上擊磬雲中玉粒雖軟金膏未鎔方流道

紫濟彼昏蒙

銘梁陶宏景茅山曲林館銘曰層嶺外峙邃宮內映仄
穴旁通滎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
若聖連覺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曰曲
林獨為勁好奄跡韜功守茲偕老

周王褒靈壇銘并序曰悠悠五緯乃欽若於堯典茫茫
九州是致功於禹跡猶以天步懸遠隸首筭而弗窮地
載遐荒章亥馳而未極浩庭霄度吐納天和崑閬滄溟

胞胎元一九靈之府神液所以降祥五英之闕瑩華以
之昭應推劫運之短長校河源之廣狹谷永上書譬流
風之不繫桓譚作論明弱水之難航豈知迴天金簡惟
傳上聖洞神玉策尚隔中仙于時金風戒晨三光澄曜
香雨乘空天花入室帝乃升法座說玄言肴覈洞微闡
揚衆妙洪鐘應叩衢樽待酌銘曰鐘鳴上界梵響玄宮
紫宸濯水青樹搖風八覺脩行七教弘通神機詣理秋
毫析空函席廣開法輪徐轉入神精義談天勝辯逐境

晦明逗機深淺或照盛業方圖雲篆又館銘曰雲橋啓
館景曜開扉明庭朝禮仙宮羽衣燕履宵去鳧舄晨歸
練石三轉燒丹七飛昆吾陶鑄丹陽鍤畫寫龍文圖
開彫篆聲隨地氣調均天辯九官方應萬靈稱善

書梁沈約與陶宏景書曰先生糠粃俗流超然獨遠烈
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闕憑星夕卧
望日朝食而至理深微暖焉難睹惟欲下風問道未知
厥路若夫栖遲閒遠咀嚙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

崖反跡無缺惟心

梁陶宏景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曰某等白嘗竊
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
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
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略
聞雅說隱居答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
若真推竹栢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
引庖刀湯稼從養漑之功者此又上其所從終無永固

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練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為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仙者以藥石練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

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論魏陳王曹植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玄術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

文驥而羨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
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等曜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
崙之域哉夫三鳥備投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姮娥不
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
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藥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
匹夫所固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
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
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若

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媛妃所以紹先翦秦
所以悅口也何必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
色乎

晉庾闡列仙論曰夫無怪物之所以然後可以通於命
以達變化之情者不怪詭於異端測自然之根者不徇
狂於一物故形骸雖細推之愈廣天地雖巨別之彌狹
然則形骸華岱之秋毫太虛天地之掌握耳又何足以
言其變化哉又若秦皇漢武體無靈骨雖懷竒化終於

尸沒傾天下之資忽萬乘之位方士輻湊萬端鱗萃無
救於頽年無補於一至若夫稟分有方

云

云



藝文類聚卷七十八